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十年灯



(台湾)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七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江湖夜雨

十年灯



七



0000125211

405332

第五十九回 放歌中流 豪情乃英雄本色

这句话立刻激动了周围的弟子，纷纷持剑攻了上来。

易水流大叫道：“你们只要再上前一步，我可要大开杀戒了！”

那些弟子毫无所动，依然持剑挺进，易水流长啸一声，剑身突振，一尘与一鹭只觉虎口一痛，剑柄脱手飞出。

又是两声惨呼，那两柄振飞的长剑又伤了两个人。

一尘定过神来，伸拳取胸，击向易水流，易水流平剑下拍，将他的手臂挥了开去，叱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要是换了剑锋，你的手还要不要？”

一尘厉声道：“我连命都不要了。”

语毕正待扑上来，青木突地巨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一尘脚步一顿，青木当的一声，将手中长剑掷落道：“算了！我听你们吩咐吧！”

易水流微微一怔，笑道：“掌门人愿意出关了？”

青木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技不如人，贫道听候任何吩咐！”

易水流收剑笑道：“掌门人早答应了，何必误伤这么多人命！”

青木凄然地叹道：“一尘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武当掌门，

51766/33

记住一句话，无论如何，断不能使门户中断，再者，切记今日之诫，好勇逞气者，必无善果，你不许记仇，今后好好地领着门中弟子，一意清修！”

一尘大感意外，泪眼承睫，呐呐地道：“掌门人！您……”

青木凄苦地道：“一尘！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你该懂得我的意思！”

一尘顿了一下道：“是的！弟子知道了！”

青木褪下手上碧玉扳指道：“这是掌门信物。你拿去吧，好好地保存它！”

一尘跪在地上，正准备接受，易水流突然道：“慢着！”

青木望着他怒道：“贫道已然认输，这是敝派家务，尚请易少侠不必过问！”

易水流微笑道：“在下奉命邀请的是武当掌门，不是道长本人，道长若此刻将掌门信物交出，在下只有另外请人了。”

青木不觉一怔，沉吟难决。

一尘却飞快地接过扳指，套在手上起立道：“此刻贫道已是掌门，长白之行由贫道去了。”

易水流怔了一怔才道：“事既如此，当然是道长前往了！”

一尘走到青木身前再次跪下道：“恩师请恕弟子擅越之罪。长白归后，弟子再奉还信物。”

青木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，激动地道：“不用了！乱世弱门，掌门人必须懂得忍辱之道，我就是因为不能忍，才招致许多弟子无故伤生，柔草不折于劲风，齿摇脱而舌仍存，

这是道家最基本的道理，我却把它忘了，你比我更像个修道人，也比我更配做掌门人，去吧。”

一尘沉重地站了起来，朝易水流与邢洁道：“二位！我们可以走了。”

易水流望了满地血腥一眼，默然地扭转身躯，正待离去，突然殿门口又传出一声清丽的呼叱道：“站住！回来！”

易水流诧然回身，只见真武殿内并排出来三人，中间是一个半老的美妇，旁边伴着一双年青的俊美男女！那半老美妇跨步出殿门，先朝四下看了一眼，然后朝青木望着，青木无言地低头，半老美妇微叹道：“掌门人！为什么不早派人通知我一声，以至于把事情弄得这么不可收拾，要不是我问了值日的弟子……”

青木惭声道：“这是敝派的事，韦夫人远来作客，怎敢惊动！”

“韦夫人”二字使得易水流与邢洁都不禁一震。

半老美妇望着易水流道：“老身朱兰，拙夫韦明远，这是你们首领的弟妹韦光、韦珊！你们也许不认识，但一定听说过！”

易水流立刻拉着邢洁跪下道：“弟子叩见祖姑、师叔、师姑！”

朱兰冷哼道：“不敢当！你们今天很威风。”

易水流见朱兰脸带不愉之色，惶恐地道：“弟子不敢！弟子完全是奉命行事！”

朱兰冷笑道：“上门凌人，杀人，流血！这也是命令吗？”

易水流道：“弟子等受命之时得到嘱咐，先是以礼相邀，

万不得已时，可以采取任何手段，是以弟子等不得不如此。”

朱兰脸色一变道：“你们依的什么礼？”

易水流不敢作声，青木只得道：“神骑旅杜夫人确曾具柬相邀，敝派未曾应命，先有失礼处，当然怪不得他们二位，只怨贫道过于矫情。”

易水流接着道：“弟子们在动手之际，已经尽量不伤人了，否则今日此地，伏尸定不致这么几具！恐怕……”

朱兰大怒道：“混账，在我面前还敢逞勇！”

易水流立刻叩首道：“弟子不敢！”

一尘上来道：“易少侠对晚辈已曾数度留情，韦夫人不可责之过深。”

朱兰轻轻一叹道：“念远实在太不像话了，我该见见她去……”

四个俱无答语，朱兰又对易水流道：“滚吧！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就说这里事由我担下了，过几天我代表武当去向她请罪！”

易水流又叩了一个头起来道：“弟子遵命！弟子立刻转告夫人，准备迎迓祖姑仙驾！”

朱兰哼了一声，易水流与邢洁转身如飞而去。

朱兰望着他们的背影又是一叹道：“一批好好的孩子，被念远教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在长江岸旁，有一只扬帆待发的红船。

在船旁，有一堆送行的人与被送行的人。

朱兰朝那一系列道装的人作一个万福道：“有劳各位道长

相送，列位请回吧。”

青木庄重地作了一礼道：“韦夫人！敬祝一路顺风，希望你能早日寻得韦大侠，更希望夫人此去长白，能够顺利地说服神骑旅，为武林消弭一次浩劫。”

朱兰微笑了一下道：“找寻拙夫的事倒无关紧要，这次我带着孩子出来，主要的是让他们见历见历，倒是神骑旅的事……”

青木深叹道：“神骑旅此次重出，天龙已散，他们当然以天下霸主为自任，挟威以立，受害的当不止敝派一门。”

朱兰也叹道：“妾身知道，我一定尽量说服她，不过念远的口才很好，我不定讲得过她，再者，在身份上，她总是梵净山的少主人，我不能过分强迫她，更无权命令她，这其中种种的地方，相信道长是谅解的。”

青木沉重地点点头道：“贫道十分明白，请夫人念在天下安宁，勉力而为吧。至于为敝派解围免辱之德，敝派日后当再谋补报。”

朱兰一面移步上船，一面微笑道：“道长言重了，妾身只憾出来得太迟，未能及时阻拦，以致于伤却许多人命，内心正感不安。”

青木长叹道：“总是贫道无德，才贻门户之羞，再者也是武当合当劫数……”

朱兰见他说话的神情十分伤感，也不好去撩拨他，连忙率了子女登舟，船夫解缆起碇，悠悠地走了。

这一趟是顺江而下，恰又赶上顺风，船行得特别快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已经走下一百余里了。

韦光在舱里陪着母亲和妹妹用过晚饭后，又谈了一阵闲

话，就走到船头上，浏览着江天月色。

月光很好，把银光洒在粼粼的江波上，闪起万道银纹，再加上江边拍岸的涛声，竟是一幅绝妙的声色图！

韦光第一次离开梵净山，也是第一次领略到梵净山以外的天地，再加上得自韦明远遗传的豪情，不禁仰天长吟：

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
渚清沙白鸟飞回，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
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江湖常作客，
百丈波上逞奇才，
卧龙跃马男儿志，
仗剑高歌英雄怀！”

这前半阙是杜工部的七律登高，恰能符合眼前的情境，后半阙因为原作过于颓衰，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改了。

韦光吟罢之后，只觉得胸中豪气激涨，恨不得长啸一阵，心里才痛快，更恨不得找人打上一架，才可以发泄他体内充沛的精力。

正在他豪情四塞的时候，上游悠悠的荡下一叶小舟，舟上只有一个白衣的女郎，呆呆地凝立在船头。

风飘着她缟白的衣裳，绰约如仙。

可是她脚下的那叶扁舟，却因无人驾驶，在江中或横或倒，随波逐流，那女郎恍如未觉。

借着朗朗的月色，韦光将这样情景看得很清楚，心中不觉一急，因为这女郎的身子望去很单薄，衣着却很华贵。

“她一定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小姐，一个人在江边的小船

上玩耍，不留心把缆索脱了绊，被江流冲走……

“这样一个弱女，在江上飘流，该是多么危险的事，她一定是吓呆了，以至连喊救都忘了……”

韦光在心中暗忖了片刻，立时有一股义愤激动着他，毫不考虑地双足一点，朝小舟上飞去。

小舟离他的大船本就有一段距离，再加上一阵江流冲激，少说也有十丈远，以韦光的功力，还不能一蹴而几。

所以他的身形先朝江面上落下，脚尖一点水波，再度凌空拔起，然后才徐徐飘落在舟尾上。

韦光跃上小舟之后，立刻开言道：“姑娘不要怕！我来救你了！”

女郎等他开口说话了，才徐徐掉转身子道：“怎么救法？”

韦光不假思索地道：“我先想法把船拢岸，再送小姐回去！”

女郎露齿一笑道：“那敢情太好了。”

她笑的时候，神情美到极点，尤其是她的牙齿，洁如编贝，晶莹似玉，在月下闪烁生光。

韦光的心神随之一动，低头寻视舟内，除了二人立足的地方外，中间还空着二尺余隙地，却无桨楫之流的东西。

不禁将眉头一皱道：“怎么连桨都没有？”

女郎又是一笑道：“要是有了桨的话，我早自己划回去了，哪里还用公子相救？”

韦光听得脸上一红，心想这是实话，只怪自己太欠考虑，想了片刻，计上心头，欢声道：“没有桨也行，请姑娘坐下来。”

女郎不解地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韦光道：“我学过武功，可以用掌力击水推舟，只是舟身难免晃动，姑娘站着不易保持平衡，恐怕会掉下去。”

女郎依言坐下笑道：“看不出公子文质彬彬的样子，原来还会武功？”

韦光笑道：“我若不会武功，怎能上得了姑娘的船？”

女郎笑着道：“公子从我后面上来的，我没有看见。”

韦光苦笑着摇摇头，心想这女郎夤夜孤身泛舟，船上突然多了个人也不觉得奇怪，多半是个傻丫头。

见她已坐定了，韦光也懒得多作解释，这时船只刚好横了过来，船头对着岸边，连忙叫道：“姑娘小心了！”

一掌朝船后的水面推去，掌力强劲不凡，水面立刻掀起一阵巨涛，奇怪的是他们的坐船却一动都不动。

韦光不觉怔住了，简直无法相信。

以他自己的估计，这一掌少说也有五百斤的劲道，再以二人的载重来计，船身纵不前进如飞，至少也该推出二三丈。

女郎仍是含笑等待道：“我坐稳了，公子快发掌力呀！”

韦光的脸红了一下，再次发掌朝后猛击，这次是用全力推出，劲道总在千斤左右，水上波涌尺许。

呼的一声，小舟立刻像枝急箭般的朝前急驶。

女郎欢声大叫道：“公子！您的掌力真好，这不像是腾云驾雾吗？”

韦光这才释然地吐出一口长气，脸上现出得意色。

可是那女郎又叫起来道：“公子！不对啊，怎么离岸越来越远了？”

韦光闻言一惊，连忙举眼望去，果然船正飞似的朝江心驶去，想是第二次发掌时，没有注意到船头的方向。

望着那女郎愁眉蹙额的样子，韦光只能安慰说道：“姑娘不必心急，等它再转向时，我马上再发掌……”

女郎宽慰似的一笑，韦光也感到很兴奋，深以能保护这娇小荏弱天真的女郎为荣，虽然他们还没有交换过姓名。

相对默然片刻，女郎突又笑道：“公子！您的掌力真是奇妙，我们的船还在走呢。”

韦光闻言一惊，这女郎的话确然不错，他们的小船仍在破浪前进，而且速度丝毫未减。

不但速度照旧，船行的方向也改了，此刻小舟已到江心，船首却笔直对准下游驶去，离开他的大船已是很远。

韦光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而且对眼前所发生的事，简直不知如何应付，因为每一件事都超出了他的想像。

起先是五成功力发掌催舟，船身竟丝毫不动！

第二掌虽用上全力，船不应行走如此之速，即使此刻是顺流，那力量也不应维持如此之久！

这一切都只有一个解释！

那就是船上另有高明的人物在操纵！

是谁呢？

这个娇弱的女郎吗？

他将一切的情形在脑中飞快地回忆一遍。

从见她第一眼时开始，那时她单独无助地站在船头，一任小舟在浩渺的江心飘摇而全无惊色。

其次是自己登舟之后，她也了无惊色。

这女郎不是傻丫头，傻的是他自己。

她坐在那里，两只雪白的纱袖披在船外，微微地飘拂，不正是船行如飞的最好解释吗？

韦光用手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脸色涨得通红。

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目力太差而羞愧。

另一方面他也有着被戏弄的屈辱感。

最主要的是他的自尊心受了损害，他的英雄感受了打击！

过了片刻，他才粗声地道：“原来姑娘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，只怪在下有目无珠！”

女郎眨着眼道：“什么高人低人？公子！我不懂你的话！”

韦光望着她无邪的样子，看不出她像是在说谎，然而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怪事，他又无法不相信。

想了一下，他突然朝前一掌，掌心对准水面，劲力又提到十成，砰然一声，立刻又激起一道很高的水柱。

这次他采取了与船行相逆的方向，照理船该后退或停止，可是这小船仅摆得一摆，仍是继续前进。

不过韦光可小心多了，他看见那女郎的双臂在无意间朝后划了一下，这次是再无可疑的了。

这女郎不但会武功，而且功力高出他很多。

韦光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愤然地道：“在下在登舟之际，原是激于一片义愤与愚诚，不意眼光太差，自取其辱，打扰了姑娘游兴，告辞了！”

说完冷冷一点头，作势就待向江中跳去。

这次女郎不再装痴扮呆了，连忙出声唤道：“喂！等一下，我送你回去！”

韦光红着脸冷冷地道：“不劳费神，在下自己能走！”

女郎笑道：“你登萍渡水轻功虽好，大概还不能一路踩着水回去吧？”

韦光气呼呼地道：“在下略识水性，飞不回去，还游得回去！”

说完又要往下跳，女郎却哈哈大笑起来。

韦光怒道：“你把我戏弄够了，自然开心，在下无意继续供姑娘消遣，风清月明祝姑娘玩得高兴！”

说完猛一长身，身形往后飞去，然后落到江心，这一回他存心游水回去，所以并未提气。

等到落下来时，他不禁又是一怔。

原来脚下并不是水，依然干干的。

低头一看，身子依然是在舟上，大概那少女又把船赶了回来，恰到好处地凑到他的脚下。

韦光不禁气往上冲，高声道：“姑娘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女郎笑着吟道：“卧龙跃马男儿志，仗剑高歌英雄怀，你这位大英雄好男儿怎么做事情有始无终，救人不救彻？”

韦光听她吟的正是自己信口谄出的最后两句，不禁把脸又是一红，再者也恨她过于促狭，遂将脸一沉道：“冒昧相救之事，在下已自承孟浪，姑娘何必逼人太甚！”

女郎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戏弄了你半天，你不恨我吗？”

韦光高声道：“我当然恨你，但我更恨自己！”

女郎仍是含笑道：“你既然恨我，为什么不想打我，甚至杀我？”

韦光顿了一顿道：“这点小事我犯不着打架，更谈不上

杀人。”

女郎突然止住了笑意，换以诚恳的声音道：“公子生性正直，小女子不该如此轻戏，假若公子真为这件事生气的話，我情愿给你打几下出气。”

韦光想不到她突然会这样说，顿了一下道：“在下方才说过，这点小事并不值得打人。”

女郎仍是诚恳地道：“不！公子还是打我几下吧，我不想让你恨我。”

韦光倒被她缠得没办法，只得道：“我不恨姑娘了，行不行？”

女郎正色道：“那你也不生气了？”

韦光道：“不生气了！”

女郎突转笑颜道：“公子既不爱我，也不对我生气，那就不要走了，我一个人玩实在无聊，你陪我玩玩好吗？”

韦光被她一笑，天大的怒气也发不出来，只得道：“家母及舍妹还在后面船上……”

女郎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他们的大船泊着不走，公子随时可以赶回。”

韦光道：“只怕她们找不到我会着急。”

女郎大笑道：“公子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怕丢了不成？我难得遇上个投机的人，你就陪我聊聊天吧，等一下我送你回去。”

韦光还在沉吟，女郎已撇着嘴道：“莫非是公子还在生我的气，不愿意理我？”

韦光遇到这么一个刁蛮的女孩子，也实在是没办法，再者这白衣女郎也似乎有一种吸引他的力量。

想了一下他才道：“也罢，我就陪姑娘谈天吧！”

女郎高兴得直笑道：“公子，你真好！刚才对不起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。”

说完果真盈盈作了一个万福。

韦光连忙还了一礼道：“姑娘别客气了，其实只怪在下阅历太差，就凭姑娘一人独驾扁舟，放舟中流，想来也应非凡人。”

女郎盈盈一笑道：“公子一定把我当做个任性胡闹的野丫头。”

韦光脸上一红道：“哪里？姑娘只是天真不失童心而已。”

女郎浅浅一笑道：“其实我从不跟人开玩笑，今天还是第一次，本来我亦无相戏之意，及至听见公子长吟赋诗，又追到我的船上。”

韦光哈哈一笑道：“姑娘将我当做一个轻薄少年了。”

女郎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初时我的确以为公子是个挟技自负的儇薄浪子，及至公子发急负气离去，我才知道看错了人。”

韦光心中有些得意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现在姑娘对我作何看法？”

女郎瞥了他一眼，脸上突现红晕，低声道：“也许交浅言深，现在我觉得公子是个守义不阿的古道君子，所以才颜面相留，希望能多认识一点。”

韦光被她说得很难不好意思，连忙道：“姑娘太谬赞了，韦某太不敢当！”

女郎将脸一正道：“公子姓韦？”

韦光道：“是的，在下韦光，家父韦明远。”

女郎动容道：“原来是韦大侠的公子，武林世家，侠义门风！”

韦光谦道：“不敢当，姑娘又客气了。”

女郎盯着他望了半天道：“江湖上传言韦大侠的公子乃神骑旅首领，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，想不到会如此年轻！”

韦光笑道：“姑娘错了，那是家兄纪涓。”

女郎诧异道：“韦大侠有两个儿子？”

韦光微笑道：“不错！纪涓大哥是家父与五湖龙女萧涓萧姨姨所生。萧姨姨死得很早，家父后来在梵净山续娶家母，生有子女二人，就是在下与舍妹韦姗，江湖极少知悉，现在我们就是出来寻父的。”

女郎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令尊大人一生侠行无数，技挟海内，他的事迹与情史两传不朽，寒家极为推崇。”

韦光见人家谈到他的父亲情史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，脸红红的没作声，女郎见状又笑道：“公子不必误会，我提到韦大侠与杜山主的一番生死深情，感彻心脾，绝无半点不敬之意。”

韦光讷然道：“在下并无此意，家父与杜山主之事，连家母在内俱都万分同意，杜山主死而复生，避而不见，家父天涯寻觅，至今毫无音讯，家母不放心，故而带了我们兄妹也出来寻访，顺便让我们历练一下。”

少女奇道：“杜山主与韦大侠情坚如石，死而重生，正是一件可喜之事，为什么要避而不见呢？”

韦光轻叹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杜山主因泰山大会时，吹奏‘天魔引’，力过而死，家父十分伤悲，运枢回梵净山，

原准备身殉的，谁知因故耽搁，杜山主回山后，原来仅是一时虚脱，并未身死，复苏之后，却因容颜已改，不愿再见家父。”

少女叹道：“红颜后恐青春老，常留芳华驻人间，杜山主可算是一个真正懂得情的奇女子，后来怎样了？”

韦光道：“家父虽然早年服过驻颜丹，自得知杜山主死讯后，相思煎熬，也告苍老起来，故闻杜山主未死，发誓天涯觅访……”

女郎感动含泪道：“这是一桩多么美妙的感情啊，但愿他们能够重逢，白头侠侣，重照人间，天下没有比这更美的事了。”

韦光默然片刻，才想起来道：“还没有请教姑娘芳名。”

女郎用手一擦珠泪道：“寒门姓白，贱字纫珠，与公子还有一点渊源。”

韦光一怔道：“莫非令尊与家父有旧？”

白纫珠摇头道：“不是！家曾祖与韦大侠的师祖天龙子，还有一位捻花上人，是方外至交，刻下两位老人家都在寒舍与家曾祖作伴。”

韦光跳起来，高声欢叫道：“真的，白姑娘，快带我拜见一下去！”

白纫珠摇头道：“这恐怕不容易吧，三位老人家不太愿意意见外人。”

韦光忙道：“没有问题！除了令曾祖白老公公不太熟外，捻花上人是环姑姑的师祖，对于我这小辈，他们应该不会拒绝的。”

白纫珠偏着头道：“也好！姑且试试看。”